

亚略巴古的狄约尼削 S. Dionysius Areopagita Διονύσιος ὁ Ἀρεοπαγίτης

如前文所述,《狄约尼削著作集》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巨大影响,有些地方几乎逐字引用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最后一位领军人物普罗克洛(Proclus Diadochus, Πρόκλος ὁ Διάδοχος, 公元412年-485年)。其作者现在也被认为是普罗克洛的学生。不只是《狄约尼削著作集》,整个基督教思想,几乎自诞生之始便不可避免地被柏拉图的哲学影响。早在耶稣的同时,生活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斐洛(Philo, Φίλων, 约前20年—50年)便运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来解释《旧约》。《若望福音》的开始“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与斐洛一样,直接将希腊哲学中的“言”(λόγος)等同于天主,随后“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更是明确了基督耶稣的身份。根据四世纪的教父塞浦路斯君士坦提娅(Constantia, Κωνσταντία, 又称萨拉米斯(Salamis, Σαλαμίς))的主教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 Constantiæ in Cypro Episcopus, Ἐπιφάνιος Ἐπίσκοπος Κωνσταντίας τῆς Κύπρου),公元200年左右,教会中有一些人甚至认为《若望福音》和《若望默示录》受希腊哲学影响过深,不是若望宗徒之作而为异端作品。

本文简短介绍新柏拉图主义,并一同介绍宣信者马克西莫斯(Maximus Confessor, Μάξιμος ὁ Ὁμολογητής, 约580-662)对狄约尼削作品的注疏。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us)是柏拉图哲学的一个流派,兴起于公元三世纪的阿莫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 Ἀμμώνιος Σακκάς, 公元175年-243年)及其弟子普罗提诺(Plotinus, Πλωτῖνος, 约公元205年-270年),并一直延续至六世纪。

对于柏拉图思想和作品的传承、研究和解释,从柏拉图在雅典创设学院(Academia, Ἀκαδημία)和亚里士多德便已开始。也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这一术语并非没有争议,普罗提诺对柏拉图的阐释与其前人的阐释是否存在不同也无定论。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思想并不被区别。当代学者通常将新柏拉图主义的区分归于十九世纪的德国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阿莫尼乌斯·萨卡斯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第一人。根据他的徒孙波菲利(Porphyrius, Πορφύριος, 约公元234年-305年)的记载,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欧瑟伯(Eusebius Pamphilius, Εὐσέβιος τοῦ Παμφίλου)和热罗尼莫(Hieronymus)都称阿莫尼乌斯终其一生都是一名基督徒;而波菲利则称,阿莫尼乌斯早已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投身于异教。阿莫尼乌斯在亚历山大开创学校,学生众多,最重要的两位便是普罗提诺和最重要的教父之一奥利振(Origenes, Ὀριγένης)。

普罗提诺被广泛视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他早年在亚历山大学习哲学,并跟随阿莫尼乌斯·萨卡斯十一年。之后为了学习印度和波斯的哲学,他加入了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us III)远征波斯的军队,但是因为作战失败,他历尽艰难才得以返回。在四十岁时他来到罗马开校授业。普罗提诺的哲学文集由他最有名的弟子波菲利编辑为《九章集》(Enneades, Ἐννεάδες),其中每九篇文章为一组(希腊语έννεάς表示九个一组的事物,έννεάδες为其复数),共有六组,故又称《六部九章集》。

《九章集》是新柏拉图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它兼具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探讨人类灵魂的本源，揭示灵魂如何偏离其最初的本位；而实践部分则指明了灵魂重返永恒至上者的途径。

普罗提诺称第一原理为“太一”(τὸ Ἕν, 即希腊语“一”)。它至高无上且完全超验，既不分裂，亦无多样性，既非存在，亦非存在的总和，而是超乎一切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范畴之上。普罗提诺认为存在这一概念乃是从人类经验的对象中推演而得，且是仅为此类对象所具有的属性。然而那无限且超验的太一却凌驾于所有此类对象之上，也超乎能从这些对象中推演出的任何概念(来自柏拉图《理想国》(*De Republica*, *Πολιτεία*)中的太阳喻)。尽管没有任何名称足以确切指代这第一原理，但“太一”仍被视为最为贴切的称谓。

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太一是万物之源，亦是所有其余存在事物的终极目的；这些事物以两种次级“位格”(hypostases, ὑπόστασεις)的形式呈现：太一首先流溢(emanatio, ἀπόρροια)出一种永恒完美的本质“努斯”(Νοῦς, 即希腊语“心智”)，而“努斯”继而生成了“世界灵魂”(Ψυχή)。这一系统成为了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思想来源之一。

努斯是仅次于太一的第一原理，并以一种统一的形式包含了所有的知识。它既是认知者、被认知者，又是认知的行为本身。柏拉图的“相”或者“理念”(idea, ἰδέα)领域存在于努斯之中，是感官世界的原型。努斯也被认为就是柏拉图《蒂迈欧篇》(*Timæus*, *Τίμαιος*)中的那位“巨匠造物主”(demiurgus, δημιουργός)。努斯既是太一的完美影像，又是万事万物的原型，但作为一种派生物，它又与太一截然不同。它同时兼具存在与思想的双重属性，既是理念，又是理念世界本身。努斯是人类心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同时它本身即是纯粹的理智。

静止不动的努斯流溢出再次一级的位格灵魂。灵魂接收来自努斯的信息，并将其实现，此即感官世界的出现。这一感官领域，乃是努斯和理念领域的一个不完美的摹本。世界灵魂同样属于非物质的不可见世界，它与努斯之间的关系，正如努斯与太一之间的关系。它居于努斯与现象世界之间的中介地位，既被前者所渗透与照亮，同时也与后者保持着接触。灵魂虽有其自身的统一性，但也具备与物质世界相结合的能力。一旦结合，它便面临着自身解体的风险。它也包含着无数个体的灵魂，而这些灵魂既可以选择让自己受努斯的感化，也可以背离努斯，转向现象世界，并迷失在感官与有限的领域之中。

运动的灵魂生成了物质世界，即现象世界。普罗提诺推崇这个世界所蕴含的美与辉煌。只要理念主导着物质，灵魂主导着肉体，这个世界便呈现出美好的面貌。人类的至善与幸福在今世即可通过哲学沉思而实现，无需等到来世。

个人的灵魂是在人诞生之前便存在且不朽的。灵魂具有一种载体(ὄχημα)，正是这一载体赋予了人类灵魂不朽的特质，并使其得以在肉体死亡后有机会回归“太一”。肉体死亡后，灵魂在来世所处的层级，将与其在尘世生命中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相对应。至纯至圣的灵魂将居于至高的境界，但那些尚存杂质的灵魂则必须经历一番净化，随后再转世进入新的肉体之中。普罗提诺认为灵魂有时甚至可能转生为动物形态，波菲利则认为人类灵魂仅会转世为其他人类。一旦灵魂回归太一，便实现了与世界灵魂的合一，此后便不再转世。

波菲利著述颇丰，涉猎占星术、宗教、哲学及音乐理论等多个领域，也以素食主义的立场闻名。他为其师普罗提诺撰写传记，并插入《九章集》中。在数学上，波菲利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作了注，并为数学家亚历山大的帕普斯(Πάππος ὁ Ἀλεξανδρεὺς)借鉴。波菲利反对基督教，并捍卫异教。他著有《驳基督徒》(*Adversus Christianos, Κατὰ Χριστιανῶν*)一书共十五卷，如今仅存残篇。

普罗提诺和波菲利的作品对奥斯定(Augustinus)的皈依有重大影响。奥斯定称波菲利为最博学的哲学家，也是基督徒最苦涩的敌人。普罗提诺“恶并不存在，恶是善的缺失”的公式也为奥斯定所运用。

杨布里科斯(Iamblichus, Ἰάμβλιχος, 约公元245年-约325年)出身叙利亚的阿拉伯王族，跟随波菲利学习，后回到叙利亚的阿帕米亚(Apamea, Ἀπάμεια)开设学校。杨布里科斯极为推崇毕达哥拉斯，作有《毕达哥拉斯传》，并汇编评注毕达哥拉斯哲学。扬布利库斯认为灵魂实际上是下沉至物质之中，并以人类的形态获得肉身。这个世界也有众多其他超自然生灵，它们不仅能够影响自然界的种种事件，还掌握着关于未来的知识并能将其传达于人，且可接受人类的祈祷与供奉。扬布利库斯将救赎视为其哲学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寄寓于肉身之中的灵魂，须通过特定的仪式方能重返神性之境。根据普罗克洛，杨布里科斯与自己的老师波菲利在这一问题上意见不同，因而作有《论埃及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的神秘》一书(通常取简称《论埃及人的神秘》)(*De Mysteriis Ægyptiorum, Περὶ τῶν Αἰγυπτίων μυστηρίων*)，或者《论神秘》)，论证这些仪式的重要性。

普罗克洛是最后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大师，也是《狄约尼削著作集》作者的老师。他对《九章集》作注，构建了一套精巧复杂的新柏拉图主义体系，并提出了对柏拉图对话录进行寓言式解读的方法。他在太一和努斯之间，插入了一个由众多“个别的一”构成的层级，他将这些个别的一称为“一元体”(ἐνάδες)。与太一一样，这些一元体也超乎于存在之上；但它们居于各类因果链条的始端，并赋予这些因果链特定的性质。这些一元体也被等同于传统的希腊诸神，成为一切具有某特质之物的本源。这些一元体既保护太一自身免受任何多样性侵染的作用，又通过作为绝对的太一与多样性之间的中间环节，将宇宙中的其余部分引向太一。

新柏拉图主义深受古典希腊、波斯及印度哲学思想，以及埃及神学的影响，其思想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深刻影响了各宗教和诺斯替主义。在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被各教派的神学家研究，融入到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思想之中。

马克西莫斯和耶尔玛诺斯的注释和帕刻墨瑞斯的释义 **Maximi atque Germani scholia et Pachymeræ paraphrasis.**

狄约尼削的作品问世不久就被Scythopolis(Σκυθόπολις, 今以色列贝特谢安)的主教若望(Ἰωάννης ὁ Σκυθοπολίτης, 约536–550)注疏。宣信者马克西莫斯和和君士坦丁堡的总主教耶尔玛诺斯(Germanicus Archiepiscopus Constantinopolitanus, Γερμανός Ἀρχιεπίσκοπο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υπόλεως, 约637-740)在此基础上做了更多工作，成为了狄约尼削作品长期流传的标准版本。瑞士神学家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认为后世归于宣信者马克西莫斯的注疏大多来自若望。十三世纪的东罗马历史

学家和哲学家乔治·帕刻墨瑞斯(Georgius Pachymeres, Γεώργιος Παχυμέρης)也曾予以注释,尤其是狄约尼削的书信。

- *Scholia sancti Maximi in opera beati Dionysii.* (CPG 6852, CPG 7708)

宣信者马克西莫斯在进入修道生活之前对各哲学流派都有研究,尤其熟悉新柏拉图主义各家的作品,也因此狄约尼削的作品对他影响极大。他对狄约尼削极为敬重,以至于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示不会重复狄约尼削的观点。

马克西莫斯出身叙利亚,在波斯入侵时(公元602-628)逃亡至迦太基。后他又访问罗马,参与公元649年的拉特朗会议,在当时“一志论”(monothelism, μονοθελητισμός)的纷争中与罗马教宗玛尔定一世(Martinus I)坚定地站在一起,也因此一起被罗马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逮捕至君士坦丁堡并流放去世。这样的经历让马克西莫斯在东西方都享有盛名。也因此,他对狄约尼削作品的承认和推崇决定性地确立了其在教会中的地位。

狄约尼削也有一些殉道圣人传。

- *Scriptores varii Vitæ S. Dionysii Areopagitæ.*

参考文献

本文讨论的狄约尼削及注释原著,全部来自于J. P. Migne神父编辑的

《希腊教父集》(*Patrologia Græca*) 1857年版第四卷(PG 4)

另有1889年版。

在列举作品时已经给出在文库中的编号,另有:

S.L. Epifanovič, *Materialy k izučeníu žizni i tvorenij prep. Maksima Ispovědnika* (Matériaux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a vie et des œuvres de S. Maxime le Confesseur), Kiev, 1917, p. 101-108 (addenda).

B.R. Suchla, *Ioannis Scythopolitani prologus et scholia in Dionysii Areopagitæ librum De divinis nominibus cum additamentis interpretum aliorum*, (*Patristische Texte und Studien*, 62; *Corpus Dionysiacum*, 4.1), Berlin, 2011

“希腊教父索引”(Clavis patrum Graecorum, CPG)对二世纪到八世纪的希腊教父作品均有编号。

本文写作中也参考了以下资料:

《教父学大纲》, 上智编译馆, 甘兰著, 吴应枫译

Wikipidia Neoplatonism, Ammonius Saccas, Plotinus, *Enneads*, Iamblichus, *On the Mysteries of the Egyptians, Chaldeans, and Assyrians*, Proclus, John of Scythopolis, Maximus the Confessor 词条

